

【同人翻译八团】由比滨结衣比想象中还具有攻击性 小柔柔柔柔 w

×××

“好，千叶县的五封烦恼咨询邮件……”

“耶!”

毫不犹豫地喊了一声，坐在旁边的由比滨鼓掌后举起左臂，热情地回答。虽然有些聒噪，但一看到她那清脆的笑容，不知为何连抱怨的心情都没有了。

“哎……”

在由比滨的激动中轻轻地叹气的是，从我们身上拉开一把椅子的距离，像紫罗兰花一样温柔地坐着的雪之下。虽然只是普通地坐着，却依然是一幅奇妙的画。她似乎已经对邮件失去了兴趣，优雅地喝着红茶。喂，你是部长吧，部长。

不过，我也想叹气。因为，今天看的邮件都是材木座发来的……那家伙太喜欢这个角落了吧。还寄来广播剧演员的广播什么的。怎么了，你想加入侍奉部吗?我负责处理你的邮件，你能不能自重一点?

总之，让我们期待下一个是别的人吧。

“那么，下一条短信是 PN:剑豪将军……啊，好，我来回复。”

两个女生早早地投来了认命的视线，我把光标对准了回复栏。这家伙问的问题，几乎都是些有关轻小说新人奖的问题……最好准备回答的模板了吧。话题循环太多了吧……就算是超速旋转器，也不会如此循环。

不出所料，邮件的内容都是“关于通过新人奖”，我深思熟虑了五分钟后，开始回答。

<来自侍奉部的回答>

“既然有时间发这么多邮件，那就写那部分吧。和正文不同，设定好像写了几十 kb 呢(笑)。”

好，就是这样吧。如果能自重一点送过来就完美了。

满怀期待地轻快地按下了回车键，倒了倒手边的 M 罐。呼，工作后的 MAX 咖啡真特别啊……。

虽然不工作喝 MAX 咖啡是最好的，但如果不这样想的话就无法工作。以任意的名义强制参加各种公司内部委员会，以年轻员工研修会的名义消磨休息日……不想工作啊。

正当我重新下定决心要成为专职主夫时，左肩突然感到一阵柔软的重量。

同时，洗发水的香味也从那里扩散开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我转过头，泛着桃红色的茶色头发映满了我的视野。每一根都散发着娇艳的气息，在透过窗户的微风中沙沙作响。每次闻到香味，我都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。

稍微向前弯下脖子，窥视了一下，由比滨闭着眼睛静静地睡觉。微微张着的嘴巴里传来淡淡的呼吸声。白皙的皮肤从打开的纽扣缝隙中若隐若现，我迅速将视线移回笔记本电脑上。我的心跳响应着肩膀传来的温度，跳了起来。

……咦，这是什么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由比滨小姐枕着我的肩膀睡觉？

一瞬间混乱了，不过什么事都没有。她大概是厌倦了自己不出场的烦恼咨询，累了或无聊了吧。

我也厌倦了解决 PN:剑豪将军的烦恼，差不多该拒绝这个人的邮件了吧？不，真的。

不过，刚才还在旁边吵吵嚷嚷的，累了一下子就睡着了，真是像小狗一样的家伙。

不由得露出苦笑。但是，那张脸一接近，就会想起文化节的调休日发生的事（注：指的是上一篇短篇发生的事）……因为各种各样的情绪量表有点满，叫醒她可以吗？

“让她睡吧。”

雪之下，她在绝妙的时机对我说，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。

不知何时，手里拿着的不是红茶，而是文库本。

用指尖拧开夹在中间的硬性强书签，用杠杆原理把书页掰开。什么嘛，那个有点帅。我下次也会在关键时刻模仿你。

我用视线问道，社团活动中睡觉可以吗，部长大人对我露出温柔的微笑。我这么一想，她的视线完

全无视了我。啊，是针对由比滨小姐的吧……是啊。嗯，我知道了……。

“昨天好像熬夜了。今天邮件的请求也很少，嗯……应该可以的吧。”

“你对由比滨真是太宠溺了。”

你能不能把这份温柔也对着我一点？话虽如此，如果雪之下对我这么温柔的话，那将是侍奉部成立以来的最大事件。

嗯，第一次交朋友，而且是可以依赖的朋友，对这家伙来说是第一次吧。

“可是，把几乎没有和女生接触的机会的你的肩膀借给她……由比滨同学可能有点危险……”

喂，别那么认真地烦恼。这家伙看起来像开玩笑，其实很多都是认真的，真让人头疼。

难道是想把我塑造成性/犯罪者吗？但是，像我这样的孤独的人，虽然从来没有和女性接触过，但因为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一切，反而是人畜无害的！这一点雪之下还不清楚。

“喂喂，我没想到你会给我这么高的评价，说几乎没有。可以说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再进一步说，连和男生的接触都没有。”

“既然已经甩到了负面影响，为什么还能夸耀自己的胜利呢……”

用平时的姿势把手放在太阳穴上，叹了口气。喂，雪之下小姐。如果不这么强硬的话，面对你的时候心就会崩溃哟。这一点你有自觉吗？

“但是，那样睡觉的话，就很乖啊。”

“嗯？啊。嘛，闭嘴的话，应该是那边的大小姐吧。”

雪之下用母亲般慈爱的眼神凝视着由比滨。大概在哪里看到过玛利亚大人（注：耶稣的母亲）。

要是顺便说一句“你也要保持沉默”，可能会被人盯上，还是算了吧。雪之下不说多余的话，这是铁则。

可能是声音有点大，由比滨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。

“嗯……”

可能是因为姿势奇怪，坐着不舒服吧，由比滨小声呻吟着，用头和手不停地蹭着我的胳膊和膝盖。

嗯，真的好香啊……不要这样啊……。

一会儿动一会儿停，一会儿动一会儿停，如此反复。不久，由比滨似乎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像抱枕一样抱着我的左臂，握着我的左手。手心微微发冷，感觉很舒服，但大脑却迅速升温。

被拉得更紧的时候，被握住的手碰到了由比滨那白皙如牛奶般的大腿，不小心“哇!”可爱地叫了一声。

雪之下瞪着一双绝对零度的眼睛，仿佛在说“一点都不可爱”，可我根本顾不上这些。

“喂、喂、喂!”

“嗯……”

在不吵醒她的程度上发出抗议的声音也没办法，但还是忍不住低语。

由比滨当然不会醒过来，她发出带着几分满足的细声细语，又静静地发出鼾声。

那个，能不能别用脸颊蹭我的肩膀?出了奇怪的汗。这是什么状况，总感觉死了。我还见过在公园的长椅上玩的甜点脑情侣呢。虽然我一直在想要死就死，但现在我真的很想死。这种程度还不至于动摇。

可恶，你睡得这么天真。也想想我吧，笨蛋。

正当我为这种焦躁的情绪而焦虑时，旁边传来了冰柱般冷冷的声音。

“……比企谷君，伸长鼻子姑且不论，脸就有点……那个，虽然我说的含糊不清，但实在让人无法直视，你能不能放弃?”

“什么含糊不清……是非常直接的球，而且球速度非常快。什么，你是正宗投手吗?”

用龙卷风投法痛快地投过来了。这家伙不按标准说话会怎么样，总武高的自杀者会剧增吧?

“对不起，因为是你，我以为你平时会习惯更直接、更辛辣的语言。”

“啊，原来如此。”

不由得接受了。确实，光是回想起遥远的中学时代，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形形色色的谩骂和坏话。

可以说，正是他们的那些留下了心理阴影的话语，造就了现在的我。夸张吗?不过，要说锋利的话，

雪之下小姐的粗口要锐利得多，这样好吗……。

“不过，平时没有说话的人，也没什么好习惯的吧。”

“啊，原来如此。”

被接受了。虽然是自己说的，但是在毫不犹豫的情况下被理解的话就会非常生气。你可以像往常一样反驳我吗？

雪之下嗯嗯地点了点头，对我报以满面笑容。

“不过没关系。我想总有一天，比企谷君也会梦见大家积极地和你接触，和你说话。所以放心吧。”

“你想说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吗？这不是跟风吗？”

这家伙也好由比滨也好，我觉得你最好查字典，查一下“跟风”这个词。不过由比滨好像根本就不懂拼写，有点可怕啊……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进总武高的。

对了，且不说顶流的由比滨，被雪之下取笑交友关系，真是难以原谅。我也反驳一下。

“我说的是我，你基本上也不会和人接触或交谈吧？只要由比滨抓住你的手，你就会动摇吧？”

“……好、好吵。”

噢，好久没戏弄雪之下了。像这样面红耳赤不知如何反驳的情景很少见，我不由得目不转睛地看着。

怎么说呢，是发现珍禽异兽的感觉呢，还是驯养猫的感觉呢。

“这孩子有点肌肤接触过度了……最近经常摸我的头。摸我有那么舒服吗……”

她用手摸了摸头发，一头黑得像要被吸进去一样深，却又有透明感的头发，雪之下困惑地自言自语。

大志委托你的时候，你不是摸着雪洞心情很好吗……肯定和你对由比滨来说是一样的吧。这家伙很像猫。

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指出来的时候，雪之下疑惑地瞥了我一眼。手撑着下巴，皱起眉头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

“啊？什么？你想摸摸我的头？”

“.....”

“啊，对不起，能不能别瞪我一眼？”

因为由比滨靠着所以不能动，但是心情上是退了五十米左右跪下来的心情。哎呀，像三浦一样，好可怕啊.....这两个人果然很相似吧。如果是口袋妖怪的话，从属性上来说雪之下会获胜。

看着害怕的我，她露出了生气的表情，雪之下的冷冻光束也移开了。

“没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能不能不要一看到就低声下气地退缩呢，比企.....啊，退缩君。”

“你是不是快把这个梗用完了？虽然看起来有点可爱，但很明显就像刚刚想到了一样。”

啊，她无视我，又回去读书了.....。

但是，嗯.....摸摸头吗？小町，我也会摸的。可能因为是兄妹，摸头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小町也在洗完澡后，把我的头发使劲搅和过来，当然我什么都感觉不到。甚至有点郁闷。

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转到睡在身旁的由比滨的头上。因为雪之下，好奇心一下子沸腾起来。

所以.....随便抚弄睡觉的女生的头发。对于青春分数完全是负分的我来说，这难度太高了。

身体接触本来就是现充们为了填补彼此空洞的关系而进行的，在某种意义上有消除不安的一面。

如果不附和别人，在某种程度上埋没自己，除了三浦这样的人之外，在高中生以上的群体里也很难混得很好。为了和别人交换意见，用欺骗来掩饰自己的这些人也许知道，即使在无意识中，和朋友说的话也属于欺骗，并不是真实的对话。所以才会用无谓的勾肩搭背、互相击掌来填补这种空洞的关系。“我们是朋友”“现在很开心”，互相告诉自己的日常生活才是正确的，并向周围的人宣传。

对于懂得独自生活的充实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光景看起来有些可怕。

.....对了，在川崎恋爱的作战计划中，叶山啲的一声拍了由比滨的头。.....那也许和消除不安不一样，对，那样才是可怕的。怎么说呢，有点焦躁。

嗯，还是不能摸头，这是无所谓的行为。和叶山一样。

.....不过，如果头上沾了垃圾，我觉得必须把它取下来。

我感觉由比滨的头上好像沾了一点垃圾。房间里本来就有被阳光照到的极其细小的灰尘在飞舞，难

道是住宅灰尘?可能会因为那个引起过敏反应。趁着这些还没积累起来，你看，这是绅士的职责吧？

并不是想摸一摸。

好吧，雪之下好像集中在文库本上。虽说是出于好心，但被这家伙看到了，总觉得有点不妥。

小心翼翼地慢慢伸出空着的右手。

触碰的刹那，首先感到惊讶。和我那乱蓬蓬的头发不同，由比滨的头发完全没有抵抗，手指利落地接受了。像用手梳一样顺着头盖往下摸，滑过手的触感让人误以为是丝绸。走到头发的末端，茶色头发飘散开来，洒上洗发水的香味。

哇，什么呀，好柔软好香。因为染了，所以很疼吧，我有这样的偏见，真是对不起。

不由自主地重复了几次同样的事情。每次抚摸，由比滨都会觉得痒痒，微微扭动身体，但总觉得很舒服。脸颊微微泛红，大概是因为打瞌睡时身体经常发热吧。

好像在整理狗的毛……。糟了，找不到停下来的时候。

我享受了一会儿，一个尖锐的声音像泼冷水般射穿了我。

“吓死我了……看你形迹可疑，我还真不敢相信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抚摸，而且还趁她睡着……真不愧是不忍直视谷君。”

“喂，你是想给我起这么个奇怪的名字，甚至用一些自己平时不常用的词吗？”

终于开始加前缀了。……你不是在看书吗，看了就说啊。真是太丢人了。

我一边用被指责得无处可去的右手挠着头，一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想要挥去被看见的羞耻心。

可恶，一脸得意扬扬地看着我……。

雪之下突然像注意到了什么似的眨了眨眼睛，微微一笑说：“果然。”这是什么？

“……我去平冢老师那里一下，我得先把今天的报告给她。”

“喂，如果你掌握今天的委托内容是什么，那就帮帮我吧。材木座会哭的。”

雪之下没有回答我的嘘声，摆出高雅的姿势，无声地站了起来。

“那我走了，不过……就算没人了，也不要做什么奇怪的事。”

“烦死了，才不会。”

“是吗?那就好。”

她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，雪之下静静地走着，打开门回头看向她。

这家伙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带着嘲弄意味的恶作剧表情。

“.....由比滨同学，你也要在放学之前把事情办好。”

“什么?”

她小声说着，反手关上房门，雪之下的活动室消失了。

那家伙在说什么?当事人在睡觉，说什么也没用。

视线不由得转向由比滨。

“嗯、嗯.....”

由比滨轻哼一声，抱着的手臂稍稍用力。因此发出了“哼哼”的奇怪声音。

.....?有什么奇怪的感觉。

目不转睛地凝视着。乍一看像是天真烂漫地熟睡着，但总觉得不太对劲。

下一个瞬间，喉结附近咕嘟地微微隆起，我没有看漏。而且，她的脸比刚才红了很多。

.....啊，是的，这个没错，是装睡。每到休息时间就假装睡觉，正因为我已经达到了匠人的境界，所以能立刻识破。

本来装睡就有意外的风险，作为安全度过休息时间的代价，一旦被周围的人发现，就会被嘲笑“那家伙暴露了(笑)”“虚伪(笑)”，是把双刃剑。

但是，如果是我们这群人最常用的传统趴式，识破的难度多少会有所提高，所以很多人都采取了这种策略。而由比滨的状况，是露出脸的椅子。这样一来，要伪装起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在我看来很容易就能看穿。

只要观察喉咙的活动就可以了。据说人在睡眠中唾液的分泌量会大幅减少。因此，几乎不需要吞咽口水。但是，装睡的话，分泌量不会发生变化，如果口水溢出来，就不得不吞下去。也就是说，只

要仔细观察喉结附近，就能轻易识破其动作之多。到了我这个级别的话，在这方面也能做一些操作，但在由比滨还没达到那种境界吧。就算达到了也不好办。唉，都是对方不好。

“喂，你什么时候起的?”

我确信地摇晃着，由比滨死心似的把头从我肩上移开，微微睁开眼睛。

“唔……我才起床……你、你怎么知道的?”

“别太小看我了。我常年装睡，你以为我也能接受吗?”

“明明是悲伤的理由却很骄傲?!”

有悲伤的事吗?长年积累的经验所积累的技术，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尊崇的，是一个伟大的终点。识破伪装情书的技术，识破惩罚游戏告白的技术，集体“喂，给比企谷发邮件看看反应怎么样?(笑)”警戒热烈发送的邮件的技术，这些都是向追随者展示我走过的路程的目标。……好像只有材木座会跟来。现在想想，惩罚游戏和伪装情书什么的根本不需要看穿，本来就是明摆着的事情。完全是在嘲笑那些家伙。

人生虚无缥缈，由比滨哼了一声，伸了个懒腰。脖颈上的头发因为微微出汗而散发出无谓的光泽，意识不由得被吸引过来。

“嗯，心情很好。”

“虽说时间很短，但应该是枕在别人的肩膀上呼呼大睡吧。”

我一边叹气一边发牢骚，由比滨“不”了一声，摇了摇头。

“不，不是的!怎么说呢……心情很好，或者说很安心。”

慌忙说着，她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轻轻地举了起来。

也许是过了一段时间的缘故，我们手的温度几乎一样，甚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仿佛已经融合在一起了。结果，就那样开了又握，柔软的触感让我困惑地转过脸去。

由比滨略带羞涩地低声说。

“我喜欢牵手，喜欢被人摸摸头……”

.....啊，啊，是这样啊。那太好了。.....那么，跟我说了又能怎么样呢?你看我也有点为难。

你知道我在***.....果然还没睡吧。或者说，那不是几乎没怎么睡觉吗?

“你起来了，那就让开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为了掩饰害羞，我生硬地将胳膊肘稍微外翻，想要推开她。由比滨的脸一下子鼓了起来，反而紧紧地抱着我的胳膊。哦.....撞到胸部了哦.....。

什么?为什么不离开我呢?

“.....可能有点困了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因为昨天睡得很晚.....那个.....再.....就这样.....之类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呢，晚上都睡不着了。要想成长，必须按时睡觉。”

“奇怪的地方很健康?!”

因此，我偶尔也会有波提切利（注：欧洲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画家）的情绪，但我遵循理性的爱德斯原则，每天都过得很平静。意思不明，时代也不同。

我沉浸在哲学中，感觉西装一角很有分量。定睛一看，是由比滨用指尖不停地拉扯着。

小心翼翼地抬眼看着我，没有自信地问道。

“小企.....你、你不喜欢.....”

.....那个表情和说的方式很狡猾。

例如，如果被问到“还是分开比较好吗”，就可以随便找各种理由予以肯定。但是，如果将“是否讨厌这样做”缩小为感情论的二选一的话，实质上答案似乎只有一个。

这家伙基本上都是由傻乎乎的天然成分制成的，但偶尔也会表现出女孩子的计算能力。虽然不知道这次属于哪一种，但或许她已经察觉到，这样问的话，我是无法拒绝的。

你看，我可是个绅士。因为到了不能说 NO 的年纪。

我叹了口气，看也不看由比滨。

“……嘛，是雪之下要求的……部长的命令，我怎么能说呢。”

不过，离放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呢……。

用尽全力保持冷静回答后，隔了一会儿由比滨才小声笑了起来。

“嗯，谢谢……嘿嘿，小企太温柔了。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的……”

我咂了咂嘴，被把由比滨拉到跟前。亲密程度越来越高，甚至能听到这家伙的心跳声。

离放学时间很长。与其像刚才那样坐着不动，还不如在这么近的地方一动不动，如果动了，我就会很在意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我突然的举动，让由比滨的脸一下子红了。

“小、小企？那，那个，怎么了？！”

“什么啊，那个……冷的时候不是那个吗？”

话虽如此，也不可能直接说出来。气温也不低，我却敷衍道。

由比滨稍微想了想，突然开心地露出恶作剧般的微笑。啊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……嗯，嗯……是啊，一冷就会感冒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“喂、喂！”

我的辩解也许起到了反效果。

露出散漫表情的由比滨，从对面也更加贴了上来。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空隙了，手就像手指互相缠绕着一样被握住了。

这次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脸红了。不想被人看到，不由得把头扭向一边。可恶，这比细微的动作更让我害羞。

“这样、这样就可以了把？”

“……随你的便。”

.....现在再抗议也晚了吧。而且，还要怎么粘上去呢。

她绽放的灿烂笑容，让我不由得苦笑起来。

于是我发现了一件事。

总是这样。这家伙的笑容，让我看了心情都变好了。一起吃那种外行做的哈尼托时，只要看到由比滨吃得津津有味，连我都觉得好吃。

.....啊，可恶。

事到如今，已经无法拼命否认事实了。

说到底，我已经把由比滨结衣当成了无可替代的存在。

自从和这家伙因为交通事故而重新建立关系以来，我一直在把握距离感，不让她产生误会，想保持一有什么事就能轻易切断的关系.....不知不觉间，已经深入到这个地步。被踩进去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个笑容就能让人开心。

一直一个人待着，即使没有比企谷八幡，世界依然在运转，这让我感到安心。我打算过一种只有我一个人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，随时都可以孤立的、不受束缚的生活方式。所以，一旦失败，就会有人受伤，无法挽回，我不想建立这种可怕的关系。不想制造出一旦失去就再也得不到的、无可替代的存在。

但是，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我已经允许这家伙接近自己了。

明明那么自我反省，那么自我克制。

虽然刚才还在辩解部长的命令如何如何，但我想，说到底，我就是想看到这家伙的笑容。她不想再像那时那样，因为推开她而受到伤害。

我既不能确信也不能相信这家伙对我的某种感情，也不能分析我对这家伙的感情。但至少我不希望由比滨受伤，希望她笑着。

由比滨睡意朦胧的声音打断了我不知何时走进死胡同的思考。

“那就再睡一会儿吧。”

撒娇似的又把头靠了过来。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茶色头发挂在脖子上，痒痒的。

光是这样就能抑制住心跳的加快。因为这只是帮忙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。

“.....啊，睡吧。”

“啪”的一声按了一下她的头发，然后她就像央求似的把头贴在我的肩膀上。所以说，别这样了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你和萨布雷是同一水平吗?.....不，感觉真的是一个水平。

“嘿嘿，还是喜欢那个。”

“啊，那.....那太好了。”

“喜欢”这个词并不是针对我自己，让我的心脏怦怦直跳。

.....冷静点，没什么事。只是喜欢被人摸脑袋而已。

与敷衍的回答和想要冷静下来的想法相反，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头脑正在沸腾。不由得紧握在一起。这时，由比滨也像回答我一样，温柔地拥抱了我。

“嗯，喜欢.....”

肯定之后过了很久，又重复了一遍。.....啊，嗯，大概再摸一次就行了吧。

虽然两人的手的温度几乎一样，但不知为何，突然觉得比由比滨的手更热。

我很想知道现在由比滨是什么表情，但我没有看她，只是任凭感受着那温度。

我做了个深呼吸，深深靠在椅子上。

远处传来棒球部的呼喊声。

汽车的引擎声来来往往，放学的学生们的喧嚣和笑声隐约传入耳中。

望向窗外，仿佛要穿过的蓝天被切割成四方形，飞机云在其中飘浮。

外面时而吹来凉爽的风。

今天，日常生活又在各个地方流逝。

时间过得太过缓慢，只有心跳声急促地疾驰着。

“我喜欢你.....”

她又小声嘀咕了一遍，但这句话很快就消失了。

不知为何，它强烈地留在我的脑海里，久久地扰乱着我的心。

————END————